

革命先烈傳記

黃興 劉道一 傳



劉道一遺像

黃興遺像

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印

一九三六年

舊

黃興傳目次

插圖

- | | |
|-----------------|----|
| 黃興上 國父述革命計劃書之一頁 | 一頁 |
| 黃興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絕筆書 | 二頁 |
| 黃興致謝 持函 | 三頁 |
| 一 少年時代之革命思想 | 四頁 |
| 二 創立華興會及同仇會之經過 | 五頁 |
| 三 協助 國父成立同盟會始末 | 六頁 |
| 四 同盟會成立後之奮鬥 | 七頁 |
| 五 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 八頁 |
| 六 參加武昌起義 | 九頁 |
| 七 民國成立後之政治生活 | 十頁 |

中山先生學三月廿四說：電及十八日，得
 前伯前伯函，謂及門念清，有此壯大章
 此，庶不致誤。出前書，作狀已前音同。
 由新撰說，亦必先查察，始行爲之。再將
 其與伯先之，意則以法，以備選擇焉。
 心覽其學人所，後以爲其此，向所已選
 初清，自之情，形其有，同。才，身伯先，志不
 以爲，廣其，此，百，中，有，味，下，名。其，必，得，由，軍
 臨，下，也。此，說，說，學，日，賦，解，說，若，漢，看，一，故
 二，說，三，說，四，說，五，說，六，說，七，說，八，說，九，說，十，說
 以，未，盡，和，現，新，香，漢，說，若，此，之，說，也

黃興上 國父述革命計劃書之一頁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五月
國立中央圖書館



培山居士
應言先賢

可元無收通族
罪、過、亦、日
馳赴陳地望身
先主平 努力
殺賊盡此心
絕筆
筆書



黃興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絕筆書

悲中銘先君素以道宗垂貴
盛自達林滅天理非之不棄先
髮人以為之大快性國此中
故為恨事耳 出大慈路七
仍前子解存身人 不非此時
信短語口為餘年上 掃
陳此意時垂口時
呈下場國為大有造於國人
特設林上清非此口(一)年
后一時未故富一叙親欲
表之不勝盼切心以自活
任身 中黃興 初七
發揚烈士之精神未為幸



黃興致謝持(慧)生書

國家圖書館



002855653

1353289



黃興傳

一 少年時代之革命思想

黃興，原名軫，號雁午，別字克強，民國紀元前三十八年（清同治十三年西曆一八七四年）九月十六日生於湖南善化縣。家本小康，父筱村先生，爲湘中名諸生。興少年英俊，體貌魁偉，沉默寡言，富於膽智；幼從瀏陽李永球學烏家拳術，隻手能舉百鈞。當民國紀元前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西曆一八九八年）政體維新時，興年二十五，肄業於鄂垣兩湖書院，時從院試經史中闡發時事，文氣豪放，有類東坡。院長梁鼎芬最爲器重。適日本民黨平山周來遊中國，遇湖南志士畢永年，約同赴日晤國父。後復同赴湘鄂一帶，聯絡黨人。興與畢素投契，一致進行革命，而秦力山唐才常均倚重興，恒資擘畫。及庚子漢口事敗，興以計得全。民國紀元前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西曆一九零一年）鄂督張之洞派興赴日考察學務，研究中外大勢，益洞悉滿清政府二百餘年以來之施政，純爲壓抑漢人的毒辣政策。如欲解除漢人的束縛，使中華民族一律平等，非推倒萬惡的滿清政府不爲功。乃銳意深造，充實學力，除就學於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範外，另聘日軍官講授軍略。暇日，即參觀士兵聯隊及各地兵士操練。每日晨起，必赴神樂坂武術會，演習槍彈騎射。會中條例，凡射能連續中靶之紅心十次者，即得銀質獎牌，興射無不中，故得獎纒纒。

尋又在東京創辦湖南游學譯編刊物，作為宣傳革命的利器。所譯著文字，以民族民權為依歸，湘鄂革命的思潮，多淵源於此。

其後留日學生為反抗帝俄侵佔東三省事，痛恨清廷懦弱無能，對於不抵抗主義，莫不憤懣填膺。興乃糾合藍天蔚、蔡鈞、陳天華、鈕永建、湯檣諸同志共組織軍國民教育會於東京，一時參加者逾千人，每日操練不怠。以事關國土淪喪，迫不及待，乃先派鈕永建、湯檣二人回國謁直督袁世凱，請其出兵拒俄，留學生願為前驅，以效死力。袁不納，且將不利於二代表。興與留學生聞之，益覺憤慨。前此希望清廷維新變法者，至是亦多萌革命思想。興於此時回國發動民族革命，以收起死回生之效。其步驟分為三點：一、組織華興會，留日歸國者及國內知識份子，多有加入。二、組織同仇會，各秘密會社多隸屬焉。三、創辦明德學堂於湘潭，結納同志，培植革命青年。組織既有端緒，革命勢力，日益澎湃。

一一 創立華興會及同仇會之經過

興於民國紀元前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西曆一九〇三年）夏五月由日回國。初抵鄂垣，即在兩湖書院講演清廷政治腐敗，力主改革政體以維護國家生命，聽者無不歎服。鄂督張之洞聞而震怒，責成首府兼院長梁鼎芬拿辦。梁已懸示驅逐出境，興猶留連八日，秘密活動，將所攜帶鄒容所著之革命軍，陳天華所著之猛回頭二書，陸續分贈軍學各界至四千餘部之多，始登輪返湘。

既抵湘，主講明德、實業、修業各校。課餘則與張繼、周震麟諸同志討論進行革命方略，一面籌款購械，準備一切。是時同志多傾其家財，以助義舉，如同志龍璋方令泰興縣，前後捐助巨款；同志柳聘農亦出其家財，以濟公用。同年十一月留日學生陸續歸國者頗多，與乃邀約陳天華、楊守仁、劉揆一、陳其殷、柳聘農、柳繼忠、秦效魯、趙幼梅、羅良鐸諸同志，創立華興會於湘垣連陞街，同志加入者約五百餘人，與被舉爲會長。首先提議云：

「本會皆實行革命之同志，自當討論發難之地點與方法，以何爲適宜？一種爲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臨海內，有如法國大革命，發難於巴黎；英國大革命，發難於倫敦。然英法爲市民革命，而非國民革命。市民生殖於本市，身受專制痛苦，奮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輩革命，既不能藉北京偷安無識之市民，撲滅虜廷；又非可與異族之禁衛軍，同謀合作。是則吾人發難，只宜採取雄據一省，與各省紛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論，軍學界革命思想，日見發達，市民亦潛移默化。且同一排滿宗旨之洪會黨人，久已蔓延團結。惟相顧而莫敢先發，正如炸藥既實，待吾輩引火線而後燃。使能聯絡一體，審勢度時，或由會黨發難，或由軍學界發難，互爲聲援，不難取湘省爲根據地。然使湘省首義，他省無起而應之者，則是以一隅而敵天下，仍難直搗幽燕，驅除韃虜。故望諸同志，對於本省外省各界與有機緣者，分途運動。俟有成效，再議發難與應援之策。」

於是各同志竭盡其職責，積極進行革命工作。

華興會成立後，會衆多屬知識份子，興恐與洪會接洽，或多隔閡；乃別創同仇會，以聯絡會洪等下層組織，並仿日本將佐尉各級軍制，編組爲革命軍旅，興自任大將，兼會長職權；劉揆一任中將，掌理陸軍事務；馬福益任少將，掌理會黨事務。湖南瀏陽普集市向例於每月某某等日，開牛馬交易大會，蒞會者凡數萬人，爲湖南有名之集會。與會羣衆，大半屬哥老會籍，故哥老會亦規定是日爲拜盟宣誓之佳節。同仇會卽於是日舉行馬福益之少將授與式。由劉揆一代表會長監督，並給長鎗二十挺，手鎗四十枝，馬四十四，儀式莊嚴，觀者如堵，自是哥老會員相繼入會者不下十萬人。是時江西吉安之自強會，乃志士董福開、黎民望、陳策、英漆、鄒永成等所組織，公推鄒永成回湘，與興商討聯合倡義辦法。

紀元前八年（清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零四年）春，興以一切佈置，均已就緒，就和劉揆一、馬福益商訂趁十月十日清西太后六十生辰之日，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禮時，預埋彈藥以炸斃之，乘機佔領長沙，以爲革命根據地。省城方面，以武備學堂學生聯絡新舊各軍爲主動，洪會健兒副之；省外方面，分瀏陽、衡州、常德、岳州、寶慶五路，以作響應，洪會健兒充隊伍，軍學界人任指揮，推興爲主帥，劉揆一、馬福益爲正副總指揮。不料距起義前十日，有會黨何少卿、郭鶴卿二人以事機不密，在湘潭縣城被縣吏逮捕，而大體計劃亦被探悉。湘潭縣令卽飛報湘撫俞廉三告變，駐湘潭之哥老會行堂有號飛毛腿者，知事已洩，乃走報馬福益。馬卽令飛毛腿馳赴省城告黃、劉，迅速戒備。時興正在東文

講習所與劉揆一等計議大舉，聞訊，乃密電湘、鄂、贛各機關，預先防備。而清吏捕索急，查緝各黨人寓所，全城爲之騷動。興原寓明德學堂對面，此時龍紋瑞留居其家，後乃遷居吉祥巷耶教聖公會黃吉廷同志處，以避其鋒。後以哥老會會員蕭桂生、游得勝相繼被擒，城內搜索益急，乃於九月十八日夜間同張繼等走滬。

三 協助 國父成立同盟會始末

到滬後，乃於十一月一日邀約各同志集會於英租界新闢新馬路餘慶里，祕密活動，圖再起義鄂甯等處。以黨人章士釗、萬福華先後被拘，洩漏餘慶里住址，致興忽遭逮捕，不久出獄，即避往日本。當興等入獄後，東京派代表鄒代藩、周召期營救。到滬時，興等已由龍璋營救出獄，力主在湘再發動，由鄒代藩、周召期、曾廣式回湘聯絡蔡鐸、徐自潔、蕭立誠、鄒永成等，在寶慶會議，蔡鐸負責在武岡起義，鄒永成赴柳州聯絡已發動之會黨首領陸亞發及黃忠浩之軍隊，周召期任長沙、寧鄉之聯絡，用費由商家曾子億擔任。民國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二月，馬福益又圖起義於洪江。興得訊由日歸，助其槍械。舟抵沅陵，被蓋卡卡弁洩露，又聞馬福益被擒，知事不可爲，乃喬裝商賈走古丈、石門，出湖北公安而至漢口。此時興悲憤交集，既悼死友，又恨迭次舉事無成，雖屢經挫折，而其志益堅。於苦悶焦灼中，忽得東京同志來函，稱 國父孫中山先生將自歐美來日本，亟想與興相晤。興得此函，即於同年五月重復東渡。七月 國父由美至日本，經日民黨官崎寅藏之

介紹，相會於東京風樂園，暢論革命大計，欲以其苦心經營之華興會併入興中會，以厚結革命勢力，國父深爲嘉許。

國父抵東京後，各省留學生來訪者，不絕於途。興與陳天華、馮自由、張繼、宋教仁、宮崎寅藏等更日夕往還，籌策國事。僉以爲非聯合各省革命黨員，組織一大團體，決不足以推翻滿清。各省學生之有志者，皆贊成之。由各省學生之熱心者，轉相號召，遂於七月三十日，假東京赤阪區、檜町、黑龍會開第一次籌備會，討論進行方法。是日蒞會者，除國父外，有興、張繼、陳天華、馮自由、但懋、時功玖、田桐、曹亞伯、馬君武、鄧家彥、梁慕光、吳春陽、程家樞、黎勇錫、胡毅生、朱少穆、權道涵、何天炯、康寶忠、謝良牧、劉道一、蔣尊簋、張伯喬、朱大符、古應芬、金章、杜之秋、姚栗若、柳聘農及日人宮崎寅藏、內田良平等五十餘人。僅甘肅省未有代表出席外，各省皆有到會者。首由國父說明開會理由，並提議定名爲中國革命同盟會，爲免除革命進行障礙計，討論結果，簡稱中國同盟會。時有主張稱對滿同盟會者。國父以爲範圍太狹，當與廢除專制，創造共和並行不悖爲原則，衆一致贊成。次提議以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爲誓辭。有人於平均地權四字疑難者，要求取消。國父起而詳細解釋，卒以大多數贊成而通過。次由興提議，請贊成者書立誓約。於是會衆由國父執行舉手宣誓式，以「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逾此，任衆處罰」爲盟書。再由本人書明籍貫，簽名蓋章。宣誓完畢，

國父並授以秘密口號。如問何處人，答爲「漢人」；問何物，答爲「中國物」；問何事，答爲「天下事」。隨後與各會員一行握手禮。繼由衆公議各會員盟書於幹事部未成立前，暫付託國父保管。國父盟書，則由衆推與保管。又推與與馬君武、陳天華等起草會章。八月二十日，同盟會復假赤阪區霞關子爵阪本金彌邸開成立會，加盟者三百餘人。通過會章，即行選舉；國父被選爲總理，興爲庶務，陳天華爲書記，程家樞爲交際，宋教仁爲檢事，謝良牧爲會計，鄧家彥爲執法部長，馮自由等爲評議員，曹亞伯、胡毅生等爲各省主盟員。復提議發刊黨報事。宋教仁以所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適被日政府禁止出版，願改爲黨報，一致贊成。議定每會員須捐助出版費五元，於是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即民報是也。自同盟會正式成立後，國內革命勢力，大有一日千里之勢。興南北奔走，不遺餘力，造我無數壯烈事蹟。

四、同盟會成立後之奮鬥

同盟會式成立後，興即於是年冬，由日潛回國內，視察南北各地情形，並變名爲張守正，親赴桂林巡防營統領郭人漳軍中活動，說其舉兵反正，郭以隨營學堂總辦蔡鍔不睦難之。興與鍔本屬舊交，乃居間調處，並聯絡學堂教員與郭營之官佐學生多人，加入同盟會。並令陳方度、易本義、黃牧充郭營學生。嗣因調停郭事無效，在桂林同志力勸興他往。乃於次年二月，離桂往新加坡，協助國父在南洋籌款。

尋轉香港，值梅尉南同志由桂林往，言郭人漳自興去後，經同人勸勉，已允待興款至，即舉義旗。興以籌款尙未就緒，囑其歸候時機。興此時散佈同志到各省活動，以圖響應兩廣先舉義旗。乃使宋教仁、白逾桓赴關東及間島運動馬俠、韓邊外等獨立。秋瑾女士自告奮勇，願與浙江光復會之陶成章、竺紹康、王金發聯絡武義、永康、東陽、縉縣、仙居之九龍會、雙龍會，共策進行。派居正、胡瑛、程克與湖北日知會首領劉家運、周震麟會商合作，等待時機，奪取武漢。遣劉道一、彭邦棟、覃振、成邦傑運動湘軍，重整會黨。命劉揆一駐申江，以圖湘鄂江浙之聯絡。四川方面，囑李肇甫，謝持等邀約熊克武、但懋辛、余蓋臣等協力合作。黃河流域一帶，以丁惟汾、于洪起、王用賓、焦易堂負責主持同盟分會，使革命潛伏勢力，日益滋長。興自擔任聯絡南京新軍軍官趙聲，並負責籌劃兩廣先舉義旗，各省從而響應之。

未幾，劉道一在湘贛邊境運動發難，以年歲飢饉，工人受荒年減薪之打擊，且洪江會黨頭目李金其、歐陽篤初、蕭克昌、姜守旦、龔春台、王勝諸人，久懷揭竿而起之志；馬殉難後，進行益力，遂一觸即發。此役之初，清軍大敗，黨軍集至三萬餘人，聲勢浩大。興與國父在東京聞訊，即派寧調元、胡瑛、楊卓林、孫毓筠、段書雲、權道涵、廖德藩、李發羣、胡國傑諸人，分赴湘、鄂、蘇、皖、贛各省聯絡軍隊、力圖響應。清廷命鄂、贛、江三省撫遣兵合力會戰，遂被圍攻，而遭潰敗。劉道一又往長沙，爲撫署游擊熊得壽逮捕繫獄，清吏用酷刑訊供不得，遂以所佩印章鋤非二字定獄，旋就

義於瀏陽外門。興聞萍、瀏、醴事敗，寢食俱廢，對劉道一之死，尤爲哀悼。

萍、瀏、醴之役既告失敗，清廷於長江流域，戒備更加嚴密。興乃注重兩廣之發展。時值欽廉兩府有抗捐風潮，清廷派郭人漳，趙聲帶新軍三營平亂。興乃與胡毅生乘機赴欽廉游說郭人漳、趙聲，使發動革命，彼等慨然允諾，謂有正式革命軍起，當然響應。一切佈置就緒，黨軍王和順乃於七月二十四日舉義於欽州之三那，大破清兵，一鼓而佔領防城，實興在欽廉秘密指揮之力也；卒以聯絡未周而遭失敗。

革命黨之經營桂邊軍事，皆爲興所指揮。欽廉舉義失敗後，往河內向 國父請示。 國父命王和順、黃明堂、關仁甫分任鎮南關、平宜關、水口關等處之軍事活動。三關均屬桂邊要隘，尤以鎮南關爲天險。黨軍秘密佈置就緒，黃明堂等願爲先鋒，遂於民國紀元前六年（光緒三十二年西曆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率其部衆，夜襲鎮南關；守兵不敵，紛棄砲臺而走。興與 國父在河內得鎮南關佔領電，翌晨即偕胡漢民、胡毅生、盧仲琳等乘越西鐵路前赴戰地，在同登站下車，直向那模村進發，下午到達，關上已預派人來接，卽於是夜燃火炬登山。興因體胖量重，由數人挾扶而上，約九時抵關，明堂等奏樂歡迎，全軍鼓舞。二十九日，清廷援兵已到，齊向革命軍攻擊，興與 國父均在鎮北調度一切，督戰終日。傍晚，興與 國父別明堂等下山，返越南籌款，以備持久戰。時清將丁槐、龍濟光各路援師大集，數逾四千人，取包圍式，向山上環攻。明堂等悉力拒戰，迭創清軍多人，卒以槍

彈告罄，食糧斷絕，不得已於十一月初四日夜棄砲臺而退。

鎮南關一役既敗，興與國父乃再定合謀滇粵之策。以欽廉會黨之勇氣可用，興遂統領鎮南關及十萬大山餘衆親入欽州，並函約駐欽州統領郭人漳接濟彈藥，相機響應。籌備既竣，興乃率黎仲實、劉梅卿等二百餘人於紀元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西曆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繞道越南，進攻欽州，高舉青天白日旗，列隊過東興附近之大路村，四處張貼中華民國軍南軍總司令黃告示，鄉民紛紛燃爆竹迎之。轉戰四十餘日，所向無敵，清軍疲於奔命，興之威名震動滇粵。因河內香港之運輸不靈，彈盡援絕，又與郭人漳部下發生誤會，故不克有終。

民國紀元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西曆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黨人舉義於雲南河口，擒清督辦黃玉藩。先是潛伏河口之軍黃明堂、王和順、關仁甫等集合隊伍二百餘人，多裝苦工，散居附近鐵路沿線一帶，商通河口巡警中之內應者，故能將黃擒拿，佔領河口。血戰五六日，革命軍所預定方略，多未克實施。國父以爲憂，覺領導乏人。適興自欽州返越南，初四日至先安，國父在新加坡得電大喜，即電委興爲雲南國民軍總司令，節制各軍。興初六日，從海防乘晚車入河內；初八日，即乘早車上老街，赴前敵督師。既至河口，見軍事進行多疲玩不振，而屯兵不進，貽誤戎機。乃力催黃明堂趕速添兵，沿鐵路進攻昆明。明堂恐糧食發生問題，猶豫不決；興守候終日，意極焦灼，欲親率全軍前進，以此意商諸明堂。明堂乃撥兵士百人隨之，於是興縱馬前行。未及一里，士兵群向天開槍一排

，齊聲呼疲倦不已，興再三撫慰無效。更行半里，則士兵如鳥獸散。不得已，折回河口，派人至前敵約王和順來會。王至河口，共商進攻之策，亦以兵少彈缺爲慮。興乃欲親率各軍襲取蒙自，而將士多不聽號令，乃知本身非有基本軍隊，不能指揮他軍。遂決計回河內，擬徵集前在欽州共事之同志一二百人，佐以駁壳槍，組織基本隊伍，然後再赴前敵。如是，則不慮他軍不聽號令，於是過返越南。

民國紀元前三年（清宣統元年西曆一九〇九年）倪映典奉興命運動新軍反正，進行極順利，遂向香港支部胡漢民、馮自由等報告，請興來粵主持。興得電，赴港與倪等計議，擬於次年正月初六日首義。倪先返廣州布置，興即與趙聲等同往發難。無如是年年終，新軍第二標營兵，以購圖章細故和巡警互毆，巡尉朱紹祥受傷，警察將新軍二人拘去，營兵全往詰責，勒令釋回。恨巡警有意欺侮，復於次年初一日，集衆入城，折局毆警，粵督袁樹勛派官吏勸散。而第一標統劉雨沛將初二初三兩日假期，改爲運動會，以免兵士出營滋事，均不從，遂蜂擁出營，旋復折回，揚言巡警派大隊攻營，全營震動，皆束裝防禦。劉雨沛出阻，被目兵鎗傷倒地。倪映典初三日早晨由港抵廣州，見事機迫切，遂臨時舉旗發難。以槍缺扳機，砲無子彈，即分一隊向北校場橫枝崗，進奪講武堂槍械局；一隊走東校場茶亭附近。時袁樹勛與水師提督李準等，已調動大兵，關閉四面城門，運砲上城，轟擊佔據官錢局後各山之新軍，新軍退據燕塘。興在港夜間得報，急欲前往督戰，以廣九路局聞變，火車不通，急莫能濟。當兩軍酣戰之際，防營統領吳宗禹率兵二千人，與新軍戰於茶亭，倪躍馬衝鋒，不幸中彈被擒，

卒殉難焉。新軍傷亡枕藉，又遭慘敗。回憶同盟會成立以迄倪映典領導新軍發難廣州，已六年矣。興無時無刻不在奮闘之中，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唯一之職責。雖屢挫折，而領導同志起義之精神，未常稍減；誠可謂阻力愈強，奮闘益堅，故卒能達到目的。自斯役以後，卽接連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及武昌起義，而民國乃於艱難困苦之中誕生焉。

五 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清宣統三年西曆一九一一年），興率同志舉義於廣州，攻兩廣督署敗，死者不明，得尸葬黃花岡者七十二人。先是國父因日俄協約告成，遂由檀香山經日本至南洋庇能。約興與胡漢民、趙聲、鄧澤如等赴會，決定在廣州首義。

興等既決議在廣州舉義，分途向國內外募款，其結果超過預定數額。計美洲一帶七萬餘元，南洋英屬四萬七千六百餘元，荷屬三萬二千五百餘元，（文島一埠僑商同志黃甲元、溫慶武、籃瑞元、伍連忠計捐七千餘元，由李柱中、胡國樑、柳聘農諸同志攜港交付）除當時購械開支及單據雜查外，總共約計一十八萬七千六百餘元。是年冬，興重返香港，依照軍政府之組織，設統籌部，總攬一切計劃。興被舉爲部長，趙聲副之，並兼交通科長，胡漢民爲秘書科長，李海雲爲出納科長，洪承點爲總務科長，羅熾揚爲調查科長；其他同志，各以其能力分屬各科任事。人事既經分工任事，進而謀軍事之配合。以姚雨平、林樹巍、何進等運動廣州新軍及防營；以朱執信、胡毅生運動各地民軍；以李海雲

擔任海軍。又擬攻取廣州後，分爲三軍：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與自統之；一軍出江西，趨南京，由趙聲統之；一軍留粵爲後援，俟南京、武昌克復後，卽會師北伐。又派熊越山赴日促同志回國，以充實力量。命劉揆一、宋教仁、陳其美、于右任、譚人鳳、居正、田桐、孫武等分途擔任各省響應工作。興在廣州主持發動，先組織敢死隊，破壞各行政機關，奪取軍械子彈，開城以延新軍；並揀選同志中死士八百人，分爲十隊：一、攻兩廣總督署，與自統之。二、攻水師提督署，趙聲統之。三、攻督練公所，莫紀彭、徐維揚統之。四、堵截駐防旗營界兼佔大北歸德兩城門，胡毅生、陳炯明分統之。五、襲擊巡警道中廣協署，並防守大南門，梁起、黃俠毅分統之。六、攻佔飛來廟軍械局，兼破小北門以延新軍，姚雨平統之。計各統領百人。李文甫入旗界，佔石馬槽軍械局，張六村佔龍王廟高地，洪承點破壞西槐二巷砲隊營，羅仲霍破壞電局，則各率領五十人。所用暗號，皆以白毛巾爲標識。炸藥槍彈，多由女同志運輸。在廣州各機關，多標名公館，或假借利華工業研究所，或學員寄宿舍，以爲掩護，布置甚爲周密。

一切布置就緒，三月二十四日在港同志大半進省，興於二十五日晚入城主持。各機關原定二十八日舉事，因有一幫軍械，二十九日始能運到分配。而廣州新軍，又有傳聞於四月初旬退伍之說，乃密電香港趙聲等，決定三月二十九日舉義。竟有奸細向粵督張鳴岐密告，張謀商於水師提督李準，卽於二十六日飛調防勇二營來省戒備。以三哨防守龍王廟高地，令旗兵運砲上城，並加發警察槍彈，且

擬收繳新軍槍械。因此，胡毅生主張延期，興以三理由堅持不可：「一、吾黨萃全力而謀此舉，稍存畏葸，何以謀事？二、則軍火既已入城，難再運出，經濟部同人若不諒苦衷，謂吾輩欺詐，必致斷送革命軍餉源。三、則黨衆既奉司令部命令，不戰而退，何以示威信於後來？故吾願己身一死，與李華輩相拚，以謝海內外同胞，而維黨人名譽及信用。並欲各部保全槍械，留爲後用。乘機退出，以免搜捕之禍。」遂令宋建侯、洪承點先遣聲所部返港，餘亦相繼退出。俄而同志林文、喻紀雲報告謂：「四日前，警局已奉搜索命令，且夕必發，機關必破，將遭危害。」堅欲集四五十同志，襲攻督署，興亦具決心。二十八日，陳炯明、姚雨平到興處報告，謂「李準調來之防營三營，中多同志，現泊天字碼頭，可乘機響應」。興即命與林喻等商議，遂變更原定計劃，以陳炯明率八十人攻巡警教練所。教練所所長爲湖南同志夏壽華，其學生中亦有多數同志。湖南同志黃一歐、胡國棟、柳聘農先期入該所充學生，聯絡發動。但至期而陳炯明所擔任之八十人不至，而學生則有械無彈，不能發動。姚雨平衝破小北門飛來廟，並延接防營與新軍。胡毅生率二十人守大南門，興則自攻督署，約定二十九日晚間十二時出發，而二十七八兩日，張鳴岐加派軍警防守軍械局，並破獲機關數處，捕去同志十餘人。二十九日，謝恩里之總糧臺，亦被破獲，粵吏更發緊急命令三道：一、預備開戰；二、城外火警，不准開城赴救；三、大索黨人。興聞報，知事益急，即在小東營機關內布置一切，預備進攻。是日興所部圍湘兩省及華僑同志，俱集合聽命，趙聲部下，亦有數十人至。午後三時，忽聞鄰街之機關，又被清軍圍搜

，捕去八人，餘衆慮將波及，不待夜間舉事之約，環請出發。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興率隊百餘人，由小東營出，競吹號筒，一時嗚嗚聲動，風起雲湧，直撲而前，途遇警察，即槍殺之，疾趨入營署，猛攻轅門衛隊。黨人何克夫、林文、劉梅卿、馬侶當先，擊斃其統帶金鎮邦，攻入二門；二門兵及大堂之衛隊，倚柱抵抗，興還槍，傷其一，餘被截擊，棄槍投降，願爲嚮導。於是興率林文、朱執信、李文甫、嚴驥等入署搜索，張鳴岐已穴垣遁去，杳無一人，乃置燃料於床，縱火而出。其時出據大南門之一隊，與水師先鋒及防營戰於雙門底，其分隊往據歸德門者，亦與清軍戰於高第街；因珠光里一部黨人，先後遣散，前後無援而失敗，致使水師先鋒隊衝過，援救督署，與黨軍遇於東轅門外，黨軍與戰；興正舉槍對準敵人射擊，忽一彈飛來，中共槍士之鐵機柄，擊斷右手扳機之中食二指第一節而轉落於地，興即用指之第二節扳機射擊。敵軍四面合圍，興乃令黨軍分三路衝出，徐維揚、何克夫、鄭崐、周之貞等一路四十餘人，欲出小北門，延接新軍，與敵軍劇戰，陣亡及被擒者約三十餘人。喻紀雲、熊克武等一路七十人，進攻督練公所。而興自率之一路，僅方聲洞、羅仲靈、朱執信、何克夫、李子奎、鄭坤等十餘人，欲出大南門，與巡防營遇於雙門底。黨軍見其無符號，且舉鎗相向，方聲洞乃發鎗擊斃其哨弁，敵彈如雨，聲洞戰死，餘則人自爲戰，且戰且却，僅剩興自身一人。見勢危，乃以肩撞開一小店門，入而掩之。從內發鎗，擊斃敵兵七八人，敵爲退却。興乃帶傷易服，出覓其他友軍，以圖共同殺敵，不果，遂出大南門，至河南機關部中包裹指傷，而謀救濟之策。至攻旗界一

隊，雖得預伏在城內之黨人，放火接應，以衆寡懸殊而潰敗。攻東警區之一隊，聞督署鎗聲，不俟齊集，即行進攻，爲警兵力敵而退。往攻軍械局之一隊，未至飛來廟，即爲清兵截擊，退守東獄廟側，與攻督署一隊會合，清軍不知虛實，亦不敢進逼。延至翌晨，清兵集者愈衆，革命軍乃由廟側闖入狀元橋某米店，疊米包作壘，與清軍相持，拋擲炸彈，營兵不敢近。張鳴岐下令燒街，店前又爲敵燒，乃越後垣而出。是役遂告失敗。同盟會成立後，各地時舉義旗，而犧牲之巨，究未有勝於此役也。事雖未成，然其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寰宇，故不數月，而有武漢舉義，全國響應也。

六 參加武昌起義

自廣州三月二十九日起義失敗後，興於四月二日出走香港，悲痛同志殉國之慘，犧牲之大，欲俟傷愈，以圖再舉，藉慰死難諸友。又聞楊守仁悲憤革命軍此次失敗，在倫敦投海死，興欲步其後塵，乃爲同志所勸阻。後經國父之安慰，謂一身關係全黨存亡，若遂輕生，爲他黨所藉口，即華僑籌款之路，亦爲斷絕，非愛黨愛國者所宜出此。興乃忍辱負重，以待將來。

當廣州起義之前，興已屬居正、譚人鳳分往兩湖結合新軍，以爲響應。在武昌設立機關，與日知會、共進會、群治學社、文學社秘密活動。及聞廣州失敗，各會社更取急進，遂決定以武漢爲起義之地。居正在漢口首先結合武昌二十九、三十兩標新軍；又組織一將校研究團，內附屬下士班，專爲運

勳下級幹部及士兵，成效甚著。

時清廷將全國鐵路收歸國有，而四川爭路風潮突起，聲勢洶湧，湖南應之，全國震動。湖北則因同志謀在武漢起義，暗自壓抑，以免清廷注意。未幾，清廷命端方率新軍四十二標入川彈壓。武漢同志乃思乘機起義。推居正到滬與各同志接洽，並請與來武漢主持軍務。衆意待興抵鄂後，始爲發動。不意鄂督瑞澂偵悉，陸續捕去黨人甚多，迫不及待，遂於八月十九日（即陽歷十月十日）晚九時，由工程第八營熊秉坤首先發難。

熊既發難，猛攻楚望臺，旗兵多被擄殺，即趨火藥庫，奪取子彈。蔡濟民，程國楨等率衆開砲轟擊督署。瑞澂、張彪棄城逃，於砲火聲中推新軍協統黎元洪爲都督，稱中華民國軍政府，安撫人民。部署稍定，繼續遣師渡江，佔領漢口、漢陽，清廷調海陸軍來援，血戰旬日。九月朔，湖南義兵起，遂爲武漢聲援。興偕宋教仁、李書城等於九月初抵漢，十三日至武昌，黎都督在府門外築壇，拜興爲戰時總司令。興命李書城爲參謀長，居正、宋教仁、何成濬、胡瑛、楊時傑、田桐、白逾桓、吳靄、耿觀文、馬伯援、劉揆一等皆爲督職員。十四日，興率兵渡江，與清軍戰，清兵聞其威名，乃傾水陸全軍抵抗。興命青山要塞砲隊轟擊清軍陣地，清軍敗退大智門火車站。十五日，又下令由鳳凰山發砲攻大智門，清軍死亡甚衆。降者約五百人。十六日，清廷任命湖廣總督袁世凱派使言和。十七日，興與黎都督會商，以袁主張君主立憲，拒絕和議。十八日，復開戰，武漢三鎮，均以大砲互擊，清軍因受

兩面劇烈之砲攻，遂又敗退，放棄大智門車站。十九日，清軍三千攜大砲五尊，由馬路進至橋口作戰，與令龜山發砲攻之，擊散其步隊，武漢三鎮一時發生激烈劇戰，清軍所佔據之砲臺，悉數毀壞。二十日，清軍回攻漢陽。興下令還擊，傍晚，清軍退去。二十一日，清軍在招商局碼頭臺船上，槍擊渡江難民，浮屍滿江，慘無人道，乃命發砲猛擊臺船上之清軍，死傷頗衆。嗣兩軍對敵，互相砲擊，均無損傷。二十四日，湖南援軍王隆中率四十九標抵鄂，興因偵知清軍餉內闕，乃乘勢分兵三路，渡江攻擊，清軍大敗。退據歆生路。二十七日，興命分兵兩路攻漢口，一軍由黑山潛渡漢水，一軍由孝感包圍，而清軍在招商局臺船者，又被武昌鳳凰山之砲擊沉。清軍不支，午時革命軍佔守砲馬場。六時，清軍退至大智門。駐劉家廟大營聞警，復出大隊抵抗，革命軍乃退回漢陽。是日奪獲機關砲數尊，野戰砲一尊，子彈無算。二十八日黎明，興下令分三路進攻，會合於橋口，兩軍成膠着狀態。乃設計以空渡船五六艘，繫之以繩。由漢陽沿江而下，流至招商局，清軍見有渡船沿岸而來，以爲革命軍乘夜襲擊，遂將橋口之兵調動沿河列陣。用機關砲、野砲向渡船射擊，而順江東下之空渡船，仍出沒隱現不稍却，故清軍鎗砲之聲，徹夜不絕。至天將破曉，始將空渡船收回，並先令橋口之軍，乘勢進攻，卽將橋口之清軍包圍，清軍因彈盡援絕，遂下令停戰。二十九日，革命軍均駐後湖一帶，包圍漢口，成一弧形線。三十日，兩軍交戰，純用開花砲轟擊，革命軍據武昌砲臺擊毀招商局碼頭臺船一艘，並一面克服灰麵廠。十月初一日，清軍以大砲攻漢陽兵工廠，興命還砲回擊，夜半三眼橋之戰，清軍千人，

革命軍不及半數，爲敵所輕視，下令佯爲敗退。迨清軍猛進至三眼橋，乃令伏砲齊發，清軍慘敗。初二日，革命軍攻克梅子山。午時，清軍攜野戰砲潛伏三眼橋附近，爲梅子山革命軍砲擊，死傷過半，漢陽清兵亦被追至蔡甸以外。蓋是日之戰，興命三路進攻，清軍陷於絕境，首尾不能相顧。初三日，漢口清軍三千，由孝感對岸之新溝，設置布橋，偷渡漢水，服裝如革命軍，手持白旗，與蔡甸開來之清軍會合，與革命軍戰於美娘山，各死千餘人。初四日，漢口清軍一鎮，於午前赴雨淋山，將以全力爭漢陽，守雨淋山之革命軍撤退，清兵遂佔領之。午後，興出軍奪回雨淋山，並奪獲機關砲二尊，驅逐清軍於十里舖。初五日，興自督師，與清軍戰於十里舖，清軍大敗。詎料革命軍中有砲隊管帶張振臣潛通敵，使駐城頭上之清軍得猛力撲攻，遂佔扁担山，興隨率敗死隊擊退之。初六日，張振臣爲敵內應，故龜山、黑山之砲皆不發，地雷火線亦被割斷，清軍奮力進攻，復佔龜山、黑山、四平山、梅子山等地，漢陽遂不能守。興于卽晚一面引咎電辭總司令，一面作城亡興亡之戰鬪。旋爲同志環擁，退出漢陽。當江輪渡至中流時，興回顧漢陽城，撫膺悲痛，欲縱身投水，幸同志抱持之，得免於難。

十月初七日，清軍佔領漢陽。而武昌方面，自歸黎都督主持，有艦隊作掩護，清兵莫能渡。未幾，而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貴州、廣西、四川、烟台、灤州等處，已次第舉義響應。南京亦于十一日克復，清廷知大勢已去，乃命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停戰議和。

南京克復後，興被江浙聯軍連電催赴下游，策劃援鄂與北伐事宜。而獨立各省之都督府代表至鄂

，初擬組織臨時政府於武昌。繼因武漢軍情緊急，乃議定將臨時政府設於南京，定組織大綱二十一條，舉興爲大元帥，指揮援鄂及北伐各軍，俾號令有所統一。興乃一再推讓黎都督，而以北伐自任，且知國父已由美國啓程，不日抵滬，請代表會廢除元帥名義，舉國父爲大總統。

七 民國成立後之政治生活

國父由美歸抵滬上後，興前往會商，並與各方接洽選舉總統事宜。十七省軍政府代表，假南京舊諮議局開會，舉國父爲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黎元洪副之。孫大總統於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即舊曆十一月十三日以後均改用陽歷）就職於南京，以興爲陸軍總長。

南方大局奠定，北方仍爲虜廷勢力。袁世凱派代表唐紹儀與臨時政府代表伍廷芳議和於上海南京路市政廳。伍代表提出四條件：一、廢除滿洲政府；二、建立共和政府；三、優給清帝退位歲俸；四、優卹年老貧苦之滿人。唐代表即轉告清廷，清廷於共和政體不違承諾。興則初因和議，令各處按兵不動。至是，見清廷無誠意言和，乃復定作戰方略，以湘、鄂爲第一軍，由平漢路前進；寧、皖爲第二軍，向河南前進，與第一軍會合於開封鄭州之間；淮陽爲第三軍，烟臺爲第四軍，向山東前進。第一二三四軍既達第一步目的後，再與第五六軍會合，共撲虜廷。各軍受命，乃秣馬厲兵，向前進發。袁世凱見大勢無可違抗，且因孫大總統就職時，曾有民國成立南北統一即行辭職之宣言，遂亦令北方將領逼清帝退位，欲乘機獲得大總統職權。清廷不得已，乃以決大計之權，授之袁世凱，和議遂成。革

命各軍，乃停止前進。

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宣告退位。十三日，孫大總統依照宣言，即提出辭職書於參議院，並推袁世凱爲繼任人。十五日，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爲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袁以己之力量在北方，不允南來，遂改在北京就職。而南方軍隊衆多，則特任興爲南京留守，總轄南方各軍，以資鎮攝。

民國元年秋八月二十五日，同盟會在北京改組爲國民黨，舉國父爲理事長，興等爲理事。而他派之共和黨，統一共和黨等，表面雖與國民黨合作，而袁世凱則暗中利用諸黨與國民黨相抗衡。興在滬聞之，以爲宜先設法開導袁世凱，使就政治正軌，乃同國父北上，觀察大局。時袁世凱已於八月十五日，擯殺參加武漢首義之張振武、方維，中外譁然。京津同志，均電阻國父北上。國父毅然就道，興亦於九月中旬至北京。袁世凱以組閣人選請國父與興推薦，以結好於黨人。國父當推薦興，而興轉薦宋教仁及沈秉堃等。袁世凱以沈容易駕御，贊許沈組閣。黨中同志對沈之意見不一，會議結果，遂完全推讓袁之親信趙秉鈞，以觀其後，惟附帶條件，全體閣員，須加入國民黨。

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滬遇刺，袁世凱與趙秉鈞實爲主謀。袁又不經參議院同意而借債二十五萬磅，購軍械，擴軍隊，收買南方無知軍人，謀以對付本黨。並於六月九日下令免去民黨之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職，陰謀畢露；復任命第六師師長李純率駐鄂北軍開抵九江，第一軍段芝貴、第二軍馮國璋將兵南下，鎮壓國民黨之反抗。國父早命南方各省，預備

舉兵討袁。時李烈鈞已回贛招集舊部，於七月十二日扼繁湖口要隘，佔領砲臺，宣布獨立。派林虎進攻屯駐沙河鎮之李純軍隊。國父見南京軍界觀望不動，乃命黨員中之任各軍官佐者，舉兵應贛。與於七月十四日親至南京，召集軍界會議於李相府，請蘇督程德全通電各省，宣布獨立，德全允之，並推興爲總司令。興即令第一、第八兩師由津浦鐵路專車趨赴徐州，會同駐徐第三師師長冷遼，防禦袁兵南下。一而分兵扼守臨淮關，以握南北要塞。十六日徐州討袁軍向贛莊攻擊，與袁軍第五師連戰數日，討袁軍失利。興乃飛調一混成支隊，會合第三師反攻制勝，逐敵軍至淮河以北。惟防線過長，左右缺兵掩護，袁軍乘隙抄襲後路，徐州遂於二十二日失陷。湖口方面，被袁軍海陸夾攻，亦於二十五日失守。袁軍勢力逐漸伸張滬寧一帶，興知一時不能有所作爲，令各軍保存實力，以待來日再舉。

討袁一役失敗後，國父赴日本重組中華革命黨，興則往遊美洲。舟抵舊金山，中外人士，鶴立埤頭歡迎者達萬餘人。既抵美，致力於中美邦交之親善。在美洲各歡迎會上講演，嘗謂美國在民國二年以六國銀行團有干涉內政之嫌，而能毅然脫離銀行團，其意至善。爲抵制日本獨霸東亞計，中美實有親善之必要。美總統威爾遜亦爲欣服。後以肝病咯血，避居美東費城之鄉村靜養，藉習英文以消遣。

民國四年秋，袁世凱稱帝之逆謀昭著，蔡鍔自北京潛至日本，期與興合力討袁。以興養疴北美，乃獨自先往雲南。興乃電促李烈鈞、周震麟、柏文蔚等在南洋籌款，以資接濟。故蔡鍔能於十二月

二十五日在雲南首義，西南各省起而響應者，實興潛籌默運之力也。興於民國五年六月三日，方由美抵日本，而袁世凱即於六月六日病歿於北京新華宮。興遂由日歸抵滬上，國人聞訊，以函電來商國計者，日加繁多。因積勞故，十月十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症，吐血數盃，暈絕經時，延至三十一日午後五時三十分，竟溘然長逝，享年四十三歲。一生盡瘁於革命事業，謀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顧天不假年，而與國人永別，實爲國家不可彌補的損失！



革命先烈傳記

劉

道

傳



革命與新書

圖



書

劉道一傳

半壁東南三楚雄

劉郎死去霸圖空

尙餘遺孽艱難甚

誰與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風悲戰馬

神州落日泣哀鴻

幾時痛飲黃龍酒

橫攬江流一奠公

這是中國父孫中山先生輓劉烈士道一的詩。劉烈士是留學界爲中國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也是中國同盟會會員爲中國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所以國父對於他的犧牲，哀悼特深！

道一，字炳生，湖南衡山人，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清光緒十年，西曆一八八四年）。幼時聰穎絕倫，五六歲讀孟子，過目成誦。年稍長，入湘潭美人所設的學校讀書，讀了三年。學問大進，而於英語尤精，後來又到過湖北。那時正值清末，外患日急，人心動盪，革命空氣瀰漫全國，他以感覺銳敏，深深受到這種時代潮流的影響。加以他的哥哥揆一是一個激烈的革命黨，家庭之間，耳濡目染，所以民族大義早已在他的心裏種下根苗了。他曾讀漢書，讀到朱虛侯傳「非其種者，鋤而去之」的句子，心弦上深深受到感動，便自己起了一個號，叫做「鋤非」。

民國紀元前八年（清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年），他的哥哥揆一留學日本，結識了革命志士黃

軫（即黃興），因志同道合，兩人很快成爲好朋友。黃軫認爲革命固重在宣傳，尤重在實行，想回國來聯絡哥老會勢力，實行起事，因揆一和哥老會首領馬福益相識，堅邀他同行。他們回到長沙，一面在連陞街成立華興會，作爲進行革命的總機關；一面在北門正街開辦明德學堂，藉以掩蔽外人耳目，道一這時加入了他們的活動。這次的計劃，是預定於十月清太后那拉氏萬壽節日，乘全省文武官吏行禮慶祝之際，用炸彈一網打盡，然後乘機起義，各路同時並進，一舉攻陷長沙。不料事機未密，爲清吏探悉，派警搜捕，馬福益逃入廣西，他和黃軫、揆一等則避去上海。他的父親却被連累入獄，他爲孝心打動，立刻又冒險跑回來營救，父親出獄後還侍奉了月餘，始復赴滬。那時候，清吏最注目的是黃軫和揆一，對他不甚注意，他纔得倖免。

同年十月，萬福華槍擊前桂撫王之春事件發生，上海慶餘里的革命機關連帶被破，捕去黃興（黃軫於長沙出逃後改名興）、陳天華、張繼、郭人漳等十餘人。揆一以外出得免，乃和其他同志奔走營救。道一從湖南回來，也加入效力，後來被捕諸人都得陸續保釋。這時恰好馬福益派謝壽祺代表來滬，向黃興致意，謂擬集會黨各派的精銳，在洪江作孤注一擲，請其協助餉械，並派人指揮，道一從中斡旋，協議結果甚圓滿。黃興和揆一當即首途入湘，不料福益在返湘途中，忽被清兵拿獲就義，起事計劃又歸失敗。興和揆一跑去日本，道一已從上海先到了。

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七月，國父聯合黃興等創立中國同盟會於東京

，三十日開籌備大會，十七省留學志士均出席。道一也是當時宣誓加盟的一人。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後，他被推擔任書記幹事等職。原來他的學習語言的天才特別高，每到一個地方，住上幾個月，當地的方言便朗朗上口，到湖北便說湖北話，到上海便說上海話，到日本便日本話，英語更不用說。加以天生一副好口才，與人週旋應對，無不恰到好处。所以關於中國同盟會對外交涉上他曾盡了很大的力量，當時黨中同志都說他是一位未來的大外交家。

中國同盟會成立後，留學界各省黨人紛紛奉派潛行回國活動。道一的父親年老多病，家中乏人奉養，他的哥哥揆一既因嫌疑太重不得歸，他老早就想回家去省視。因自告奮勇，向本部請求，願回國活動。於是紀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西曆一九〇六年），他便和蔡紹南、彭邦棟、覃振、成邦傑等被派回湖南來。他們的任務是運動軍隊，重振會黨。他認為欲使會黨成爲革命的中堅力量，必先洗刷他們的頭腦，健全他們的思想，因此他向會黨反覆說明：這次的革命是國民革命，而非古代的英雄革命，所以革命的目的在求全民族之自由解放，而非爲個人爭王爭帝。會黨受其感化，益奮發鼓舞。歸長沙途中，他集同志數十人在水麓洲的船中密議，他建議說：「這次要發難，當以會黨和軍隊同時並舉爲上策。否則若先由會黨發難，軍隊也必立起響應。因會黨缺乏餉械，且少受軍事訓練，無援必敗。憶前年長沙一役，會黨分爲五路，勢遠力散，調動不靈，致遭失敗。今欲規取省城，必須集合會黨於省城附近的萍、瀏、醴各縣，與運動成熟的軍隊聯合，方可舉事。現時會黨多潛伏於於萍鄉、安源諸鎮

山上，正可利用鑛場等地組織機關。而軍隊方面，新軍多駐紮省會，巡防營分駐各府縣，水師分駐湖河上下游，惟新軍兵精械良，官佐都是學生出身，多和黨人通聲氣，運動較易。巡防營雖不及新軍，但官兵多會黨中人，派會黨去游說，不難歸順。水師則船械均甚窳敗，只可臨時收作運輸之用。再就大策來說，如果能組織會黨萬人，發難於瀏醴，直撲長沙，各軍隊反戈相應，佔據省垣重地，奪取軍裝軍械從新補充訓練。別選一部份精明強幹的會黨組成便衣敢死隊，以手槍炸彈來阻止敵方援兵，只要稍為支持，等到各省紛起響應，成功便有把握了。」大眾都認為他的計劃縝密可行，便依計分頭去佈置。本定十二月清吏封印時舉事，不料這一年湖南荒災，萍、瀏、醴一帶尤甚。當地工人因受米貴減工的痛苦，對於地方官非常憤恨，會黨蕭黨昌、李金奇、姜守旦、龔春台、王勝等想乘機運動萍鄉鑛工起義，消息漏出，李金奇在萍鄉被清吏追捕，致溺斃於醴陵的白鷺潭，蕭克昌也被害，姜守旦、龔春台等迫不及待，就於十月十九日集合會黨鑛工，在瀏陽的金剛頭，萍鄉的高家臺等處先期發難，醴陵防營兵士也反戈相應，聲勢相當浩大，屢把清軍打退，其後因敵方援軍大至，卒致失敗。

這個時候，道一正在長沙做起事的準備，尙未完全成熟，但聽到瀏陽、萍鄉已發難的消息，便加緊進行，謀催促新軍及防營立起響應。計劃未實現，而他已因行動可疑，被清吏逮捕了。清吏最初疑他就是揆一，偵察後始知其非，又搜集不到關於他的一點革命證據，仍欲憑藉虛詞，羅織成罪，取出刑具來威嚇他，他厲聲叱道：「士可殺，不可辱，死則死耳！」清吏無如之何，把他移入獄中，他從

獄中寄人書說：「道一必不忍以父母所受之軀，爲毒刑所壞，彼若刑訊，吾則自認爲劉揆一，以死代兄，吾志決矣！」後來清吏從他的身上發現了「鋤非」兩字的印章，便含糊的論他死罪。十一月十六日，就義於長沙東南的瀏陽門外，年僅二十二歲！

道一在日本時，曾和最親密的同志秋瑾、劉佛船、王慕周、侯菊園、馮煥明、黃人障、于琛、成邦傑、李乘章等九人組織十人團。他死後，同志多痛惜，這九人尤爲悲憤。未久，秋瑾等都回國來實際行動，誓爲他報仇，其後長江各省革命起義不斷發生，多少都是受到他的犧牲精神所感召的！

101582071



中華民國玖拾叁年捌月叁壹日贈送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

黃興傳
劉道一傳

每冊收回工本費新臺幣捌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編輯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駐臺會址：臺中市政府內

承印者：興臺公司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承德路十七號

電話三三一七號

經售處：臺灣各大書局

國家圖書館



002855653

90-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第一三三一號
南京路
中華書局
編譯委員會

05.33
554-6

籍